

小五义

第七十七回 摇粉面儒僧逃命 自然和尚被捉

诗曰：

不信英雄报不平，请看暗里助刀兵。
只因县令灾星退，也是凶僧恶贯盈。
贪乐焉能归极乐，悟明还算欠分明。
到头有报非虚语，莫向空门负此生。

且说庙中僧人，正在得意之间。江樊看看不行，自己就知道敌不住僧人准死。自己若死，如蒿草一般；保不住老爷，辜负包丞相之重托。到底是好心人逢凶化吉，可巧来了个小义士和多臂熊。二人听出庙里声音，艾虎认得江樊，随即两个人蹿下墙来。艾虎道：“江大哥放心吧！小弟还同了一个朋友来哪。”江樊一看是艾虎到了，还同着一个紫黑的脸、两道白眉毛、手中一口刀、刀后头有个环子的汉子跳下墙来。那汉子跳下来就骂：“好秃驴！忘八养的！”是山西的口音。艾虎见对面凶僧青缎小袄，青绉绢纱包，酱紫的中衣，高腰袜子，开口的僧鞋，花绷腿，面如喷血，粗眉大眼，脸生横肉，凶恶之极。恶僧人一看艾虎、徐良，倒提劈山棍对着艾虎往下就打。艾虎一闪，拿刀往外一磕，僧人往下一蹲，就是扫堂棍。艾虎往上一蹿，凶僧撒左手反右臂，其名叫反臂刀劈丝。艾虎编颈藏头大哈腰，方才躲过。徐良看看暗笑，老兄弟就是这个本事，自己蹿将上去，说：“老

兄弟，这个秃驴交给老西了。”和尚一看此人古怪，举棍就打。山西雁用力一迎，呛的一声，咣啷，那半截棍就坠落于地。把和尚吓了个真魂出壳，掉头就跑。早被徐良飞起来一脚，正踢在和尚肋下，哎哟一声，和尚栽倒在地。艾虎过来，磕膝盖点往后腰，搭胳膊拧腿就把凶僧捆上。凶僧大喊，叫人救他。徐良一回手，在他脊梁上叭地一声，打了他一刀背。小和尚风卷残云一般，俱都逃命。依着艾虎要追，徐良把他拦住说：“他们都是出家人，便宜他们吧！”

再见小和尚复又反转回来，围着一个胖大和尚，就是粉面儒僧法都。皆因他在西跨院同着那些妇女正自欢乐，见悟明出去不见回来。有小和尚慌慌张张跑将进来，说：“师爷，大事不好了！我们师父拿了知县，他还有一个跟人与我们师父那里交手，打外头又蹿进来两个，全是他们一伙的。我师父叫他们拿住了，你快去吧！”凶僧脱了长大衣服，提了一口刀直奔艾虎他们来了。小和尚本是跑了，见法都来，复又跟着法都，又要围裹上来。徐良一瞧，这个和尚虽然胖大，倒是粉白的脸面，往前扑奔。徐良说：“好师父，你是出家人，不应动气。本当除去贪嗔、痴爱，万虑皆空，没有酒色财气，这才是和尚的规矩，又何必拿着刀来和我们拚命？我们如何是你对手？你要不出气，我给你磕个头。”和尚将要说，磕头也不行！他焉知是计？岂不想老西这个头可不好受。就见他两肩头一耸，一低脑袋，哧的一声，和尚哎哟，还仗他眼快瞧见一点动静，由徐良脑后出来一闪身，虽然躲过颈嗓咽喉，噗哧一声，正中肩头之上，掉头就跑。这些小和尚就跟着跑下去了。粉面儒僧蹿上墙头，徐良并不追赶，掉头寻找艾虎来了。满地上小和尚横躺竖卧，也有死了

的，也有带着重伤的。两个人会同寻找江樊，不知去向。

原来江樊瞧见艾虎、徐良进来，把那无能的小和尚砍倒几个，自己就跑出来了。明知道有艾虎一人足能将那和尚杀败，自己出来寻找老爷要紧。找来找去，并没见着。遇见一个小和尚，过去飞起一脚，就踢了个跟斗，摆刀要砍，说道：“你说出那位老爷现在哪里，就饶你不死。”和尚说：“我告诉你，饶了我呀！”江樊说：“我岂肯失信于你，你说出来我就饶了你，你快些说来！”答道：“在西跨院庭柱上捆着哪。”江樊果然没有结果他的性命，一直奔西跨院。一看，老爷果然在柱子那里捆着，三四个小和尚那里看守。看见江樊进来，恶狠狠的拿着刀扑向他们来，小和尚撒腿就跑。江樊也并不追赶，救老爷要紧。江樊过去解开了绳子，跪倒尘埃，给老爷道惊。邓九如用手搀起说：“这是我的主意，纵死不恨，与你何干！我还怕连累了你的性命。你是怎么上这里来了？那和尚怎么样了？”江樊说：“有小义士艾爷，还同着他一个朋友前来解围。要不是他们两个人，我就早死多时了。”邓九如问：“莫不是开封府告状的那个艾虎？”江樊说：“正是。”邓九如说：“我们两个人还怪好的哪！他坐监，我打书房出来散逛散逛正遇见他。在校尉所我义父那里，我们两个人一同吃的饭。他不认得字，还要跟学一学，怎么把眼前的字认得几个才好，很诚实的一个人。他是北侠的门徒，智化的干儿子。”江樊说：“不是，老爷记错了，他是智化的徒弟，北侠的义子。老爷看，来了！”

艾虎与徐良也是问了小和尚，才找到西跨院来。江樊要跪下给艾虎道劳，早叫艾虎一把拉住，对施了一礼，又与徐良见了见江大哥。艾虎说：“这是我徐三叔跟前的三哥，名

叫徐良。”与江樊彼此见了礼。江樊又要与徐良道劳，也叫徐良搀住。邓九如过来说：“若非是二位到来搭救，我们两个早死多时。活命之恩，应当请上受我一拜。”艾虎一怔，搀住说：“你不是我韩二叔的义子吗？姓什么来着？”邓九如一笑说：“艾大哥，你是贵人多忘事，我叫邓九如。”艾虎说：“是了，你们二位怎么游玩到这里来了？”江樊就把他们怎么上任，怎么私访、审鬼、坐堂、丢人犯、解开歇后语、到庙中来遇见凶僧的事，细述了一遍。

艾虎听了说：“三哥，你看还是文的好，你我别说做不了官，即使做了官也算不了什么。看人家这个，出任就是知县！”江樊说：“少叙那个，和尚怎么样了？”艾虎说：“拿住捆好了。”徐良说：“我把他扛过来，看看是那个自然和尚不是？”

邓九如问艾虎从何处来？艾虎也就把自己的事说了一遍。邓九如说：“还有件怪事，方才他们大家把我捆上，推到这里来拴在庭柱上。这屋里头有许多的妇女，陪着那个白脸和尚饮酒，还猜拳行令哪。就皆因那个和尚出去动手去了，这屋中许多妇女没见出门，她们全往什么地方去了？”艾虎说：“何不到屋里找找她们去！”同着江樊带老爷一齐到屋中，也没有后门，眼睁睁那酒席还在那里摆着，就是不见一个人影儿，连老爷也纳闷。江樊那样的机灵，也看不出破绽来。

还是艾虎看见那边有一张床，那个床幌子乱动。艾虎用刀把床幌子往上一挑，见里面有两个人，将要把他们提将出来，一看是两个妇人，他就不肯去拉了，叫：“江大哥，你把这两个提出来。”江樊就将她们随即捆上，带过来说：

“这就是太爷，跪下磕头。”邓九如一看两个人俱在二十多岁，三十以内。太爷问：“你们都是干什么的？说了实话便罢，如若不然，即将你们定成死罪。”两个妇女往上磕头说：“我们都是好人家的子女，半夜间凶僧去了，把我们扛到庙内。本欲不从，怎奈他的人多，落了秃贼的圈套。”太爷说：“你们既是好人，本县放你们归家。可有一件，有个朱二秃子，他在庙中没有？”两个人连连答应说：“有，不但有朱二秃子，连吴月娘儿俱在此处哪。”太爷问：“现在在哪里？”妇人说：“你看那边有一张条扇，是个富贵国，那却是一个小门。开开那个小门，里头是个夹壁墙儿。他们听见事头不好，俱都钻在那里头去了。我们也要钻到里头去，他们说没有地方了，故此我们才藏在床下头。男女混杂好些个人哪。”

老爷听了，随即叫江樊过去瞧。那一张画是一张牡丹，花旁边有个环子，虽是个门，却开不开。正要问那个妇人，就见徐良扛着和尚进来，把他地上一摔，扑通地一声，徐良随即说：“我全问明白了，他们这里头有个夹壁墙，连朱二秃子他们那一案都在这里哪。”忽然外面一阵大乱，进来许多人，各持兵刃。

若问来者何人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七十八回 小爷思念杯中物 老者指告卖酒人

诗曰：

悟明作事太冬烘，淫妇收藏夹壁中。
自谓是空原是色，岂知即色即成空。
谋命图奸太不明，最阴究属妇人情。
奇冤自此从头洗，败坏闺中一世名。

且说徐良在外边问自然和尚，不说；拿刀威吓带伤的小和尚，倒是有一说一，将实话全都说出来了，故此徐良连那个假门他都知道。扛了自然和尚进来，正要献功，人家这里也都知道了。将要进去，外头却一阵大乱，进来了无数的人，各持单刀、铁尺，大众以为是僧人的余党，原来不是，是由衙门中来了一伙子马快班头。有老爷的内厮，一瞧天气不早，老爷无信归回，主管一着急，暗暗地就把马步班的头目叫将进来，就把老爷上九天庙的话细说了一遍，叫他们带着伙计去迎接老爷要紧。头目一听，也怕老爷有差错，赶着带了伙计们急速出城，俱带着单刀铁尺。

到了九天庙，老远地就望见打里头跑出许多和尚来，焉敢怠慢？就叫伙计们向众人往前一闯。一看，有许多的僧人们，也有死于非命的，也有带着重伤的。问那个带伤的人：“县太爷现在在哪里，你们可知晓？”那人回答道：“现在西跨院。”大众就奔西跨院而来。江樊、艾虎、徐良，大家往外

一迎，见是马快班头，江樊这才放心。大众都过来见了太爷，给太爷道惊，给他们请罪。太爷说：“于你们无干，这是我的主意。”复又过去，在那张画轴那里，把那个铜环子拧了半天。果然一转，那个门儿一开，这才看见夹壁墙。江樊使了一个诈语说：“里面众妇女们听真，今日本处的太爷到此，就为的是朱二秃子、吴月娘一案，欲将你们放去。倘若不献，拿到衙门里是一体同罪。”这句话不大要紧，就听见里面妇女们乱嚷。不多一时，连伺候她们的婆子，出来了二十多人。内中揪着一个妇人，就是吴月娘。大家一齐说：“这就是吴月娘。那个秃子可得你们爷们进去，我们拉不动他。”艾虎进了夹壁墙，不多时，就见他拉着他一条腿，提拉出来了。班头过来，将秃子锁上，把吴月娘锁上，又把两个人的二臂倒绑，待等回衙再问。同时，将那些妇女尽行释放，准她们把和尚那些东西，量自己的力气，能拿多少拿多少，不许再拿二趟。大家磕头，分散物件出门去了。

少刻，地方进来叩见太爷。江樊叫道：“地方出去，或马或车，找来给太爷骑坐。”地方出去，太爷叫听其那些带伤和尚自己逃命。受重伤不能动转的，少刻回衙打发人来给他调治。死了的，就在庙后埋葬。只罪归一人。跑了的和尚法都，案后访拿。太爷叫官人把悟明带回衙署审问。地方将车辆套来，请艾虎、徐良到衙中待酒。徐良说：“老兄弟，索性咱们作事作个全始全终，一半押解人犯，一半保着老爷，咱们要是一走，路上倘有差错，岂不是前功尽弃了么？”艾虎点头道：“所有庙中东西，叫地方看守；倘若短少，拿地方是问。”押解着秃子、吴月娘、悟明和尚起身，出了庙门，直奔县衙。太爷叫艾虎、徐良一并上车，二人不

肯。连江樊俱都地下走。一路之上，瞧看热闹之人不少。

到了衙署，老爷下车。三班六房伺候进了衙署。连艾虎、徐良让到书斋待茶。太爷立刻升堂，用刑拷问。三个人一字不招，只好夹打了一回，把他们钉镣收监。太爷一抖袍袖退堂，掩门归书斋，陪着徐良、艾虎谈话，然后摆酒吃饭。用完了饭，直谈论了一夜，无非讲论些个襄阳故事，怎么丢大人，至今尚无音信的说了一番。直等第二天早晨，二人告辞，他们还是上武昌的心盛。邓九如送了盘费银两，二人执意不要，让之再四，也就无法。邓九如、江樊送出作别。二人不上黄花镇去了，顺着大路直奔武昌。逢人打听路途，晓行夜住，渴饮饥餐，无话不讲。

这天，正往前走着路，一瞧前边是个山口，原来是穿山而过。进了山口，越走道路越窄，忽然抬头一看，正是桃花开放，满山遍野，香气扑鼻。艾虎说：“三哥，你看这个地方多么可观，可惜不会作诗，要是会作诗更有了趣味了。”徐良说：“那个诗也是那么容易作的，哪里能文武兼全？要闹个艺多不精，还不如不会哪。”随说着，越走越往上去。到了上边极平坦的一个地方，往四面无处看不到。放眼往四面一看，粉融融俱是桃花，真似桃花山一般，把山都遮盖了。两人上山走得有些发躁，找了一块卧牛青石，暂且先歇息歇息。徐良说：“老弟，咱们歇着这个地方可不好。”艾虎说：“怎么不好？”徐良说：“四面全是沟，惟有这个地方孤零零的一个山头，专藏歹人的所在。我师父对我说过，老兄弟不至于不知道吧！”艾虎哈哈一阵狂笑道：“三哥说什么歹人，要无歹人便罢，若有歹人，小弟正在闷倦，拿着歹人开开心才好哪！”徐良听了，把舌头一伸，说：“兄弟

好大话呀，咱们歇歇走吧，我是怕事的。”

正说话之间，听见有人说：“哈，这个地方才好看哪！胜似西湖景。”艾虎说：“我二哥来了。”徐良说：“可不是么，他打哪里来？”艾虎答言：“此处不是西湖，哪里来的西湖景？”原来是胡小记、乔宾。黄花镇第二天丢了徐良、艾虎，大官人就知道他们两个人的事情，对大众一说，也就不便等着了，告诉推小车的，你们只管推着奔武昌路上，倘若要有人劫夺丢失了，找地面官告去，要不然，上武昌告诉大人去。芸生骑马单走，胡小记、乔宾不放心，告诉大官人，竟奔岳州府找下来了。二人到岳州，大街小巷，一上去就听到丢人犯的事吵嚷遍了。二人不敢停留，又不敢走华容县，绕着石门县，奔武昌走。在这里正好遇见大众，彼此见礼，各人说自己的心事。

忽然由西边上来了位老者，牵着小驴，还是个叫驴。老头年到六旬，穿着土绢大氅，回头把草纶巾摘下来当作扇子。那驴乱叫，老头说：“这种东西也是怪，每逢走在这里，你也歇歇来。我就叫你歇歇，要不，你心里也是不愿意。”他把驴身上的口袋拿下来，那驴又是乱叫。艾虎说：“众位哥哥看看好不好？”胡小记说：“真好。”艾虎说：“有点缺典。”胡小记说：“缺什么点？”艾虎说：“我常听我五叔爱说这句：‘有花无酒少精神，有酒无花俗了人。’可惜咱们这里就是有花无酒。这个地方，要有个酒摊可就对了事了。”乔爷说：“对，可就是短那么一个。”徐良说：“你是过于爱饮酒了。这个地方，你瞧瞧要有酒摊喝得么？”艾虎说：“只要有酒摊，也不管他喝得喝不得，我就要喝。要都像你，那就不用走路了。我还是过去打听打听去。”徐良

说：“你打听，我也不叫你喝，你怎么这样不知道进退！”艾虎真就过来与那位老者打听说：“你这个老人家，咱们这里哪有酒铺？”老头说：“你要喝酒么？”艾虎说：“正是。”那老头说：“哎呀！那可远了，离此约有四里多地，来回八九里地哪！我们这有个卖酒的，串着乡村卖，挑着个高挑子，上头也有酒，也有烧饼、麻花。”正说话间，西边一阵乱嚷。

不知是什么缘故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七十九回 为饮酒众人受害 论宝刀毛二被杀

诗曰：

对酒观花总一般，赏花饮酒尽开颜。
不知误食盘中菜，犹当寻常作等闲。
客路前途望转瞬，缘何乐酒又贪花？
个中幸有山西雁，假作迷离入贼家。

且说艾虎正与那个老者打听卖酒的，忽然西边一阵乱嚷，上来了许多人。山西雁一怔，原来是些个行路的，有七八个人。也有卖带子的，也有赶集的，也有扛着铺盖卷儿回家的。大家一齐说，好热天气，说道：“咱们歇息歇息。”对着艾虎他们那边的那块石头就坐下了，把东西放在石块之上。也有本地人，也有山西人，也有乡下人，等等不一。就听那个山西人说：“怎么这个地方这么些个桃花？”就有本地人说：“没往这边来过吧？此处叫做桃花沟，故此这里的桃花甚多。”那人说：“怎么这里也没有个卖酒的哪？”本地人说：“有卖酒的，此时可不知道他过去了没有哪！我给打听打听。”那人说：“敢情好。”就问那个老头儿说：“咱们这里那个仁义子王三过去了没有？”老头说：“没有过去哪。”那人说：“给你打听了，还没过去哪。横竖不差什么，也就快来了。”那人说：“怎么叫个仁义子王三哪？”那人答道：“皆因是这个人作买卖公道，故此人叫他仁义子王三。

卖酒，也有烧饼、果子，还是货郎儿。少刻就过来，你再稍等等吧。”

正说之间，就听见有摇鼓声音。老头说：“得了，来了，那不是他摇鼓呢！”果然听见摇鼓的声音。徐良早把艾虎叫将过来，不叫艾虎打听卖酒的。此处的酒，是万万喝不得的。小爷虽然不愿意，也无可如何，净瞅着人家打听。自己想着卖酒的来了，看他们喝不喝；他们要喝了没事，自己喝了也就没事。那时再问三哥不迟。不多一时，就见山坡底下来了一个高挑卖酒的。老头说：“这就是卖酒的王三来了。王三掌柜的，今天来得晚了。搁在这里卖吧，好些个人等着酒喝呢！”瞧这个卖酒的，三十多岁，蓝布裤褂，白袜，青鞋，花裤腿，高挽发纂，腰中蓝搭包，黄白脸面，粗眉大眼。他挑着一副圆笼，两边共是六层，扁担头有个钉儿。上来时节，把个长把鼓就挂在那钉儿上。老头叫他把圆笼放下，那边的人也就都过去了，争着说：“喝酒！”这个说，给我打二两。那个说，给我打三两，也有问酒价的。王三说：“别忙，别忙！等我打开圆笼，酒是五个钱二两，烧饼、果子是五个钱两个。贩来的卖三个钱一个。你们这些人，我可记不清楚谁吃多少喝多少。可是自己记着，你们也不能吃三个说两个，全是靠天吃饭的人，谁也不能瞒心昧己，你们可是自己记。”那个本地人说：“错不了，我们都打集上来，全是买卖地儿。”这个说，我打四两；那个说，我打六两。王三说：“不行，没有那么大家伙。二两的壶，一两的碗，喝了再打。”大家乱抢一回。也有拿烧饼的，也有拿果子的；也有在这喝的，也有在石头上喝的；有喝完了又来打的。

艾虎馋得直流涎沫，说：“三哥，你瞧见了没有？”徐良说：“少时到店内，有多少喝不了！何必单在这里喝呢？”艾虎说：“哥哥，我可不是不听你的话，这个景况难过！”徐良说：“我劝你，爱听不听？”艾虎说：“死了我都愿意！你们还有不怕死的没有？”乔宾说：“我不怕死。来，看咱们哥两个喝去！”胡小记说：“我也不怕死。三哥怎样？”艾虎说：“不用问，他是向例不喝酒的。”艾虎过去说：“掌柜的，给我们打一斤。”王三说：“谁喝酒哇？你喝酒不卖。”艾虎说：“怎么，我不给你钱么？”王三说：“你凭什么不给我钱？”艾虎说：“我既给你钱，为什么不卖给我？”王三说：“我这个买卖，曲心不卖，曲心不卖。”艾虎说：“怎么说起哪？”王三说：“你们那个伙计刚才说，我听见了。说我这酒里头有东西，故此我就不卖给你。你们喝了这酒，万一要死了呢，我再跟着你们打人命官司去？”艾虎说：“谁说的？”王三说：“你们那个伙计。”艾虎说：“酒是我喝，他又不喝酒，我死而无怨。”王三说：“你可准不怕死？打多少？”艾虎说：“打一斤。”王三答道：“没有那么大家伙。”艾虎说：“有多大家伙？”王三说：“一两的碗，二两的壶，还是全叫人家占了，等着他们喝完了再说。”艾虎说：“那我可等不得。”王三说：“你等不得可没法。有了，我有个搁酒漏子的坛，你拿那个打吧。也装的下一斤酒，拿过去拿两个小碗勾兑着喝去。”艾虎说：“很好。”王三就把那个漏子拿起来，用匣子打酒，整打了十六厘。

徐良在旁说：“老兄弟，你可要小心！别人不拿这个坛子打酒，独你拿这个坛子打酒，预先把药下在坛子里，喝下去就悔之晚矣！”艾虎一听，想，这个情理不差，瞪了卖酒

的一眼说：“哈哈！好，这酒我不要了。”卖酒的说：“不行，卖定了你了！”艾虎说：“你还要讲强梁吗？”卖酒的说：“我们小本经营，焉敢强梁！横竖你总得要！”艾虎说：“我偏不要，你便当怎样？”卖酒的说，“我自己主意叫你要。”说罢，他把酒屋子倒过来，拿那头竹把，下在坛子里，呼喽呼喽的搅合了半天，那酒是乱转，复倒过来，打在碗里一屈，他自己喝了；又打一屈，又喝了，说道：“你看看我这酒里有什么没有？要有什么，难道说我喝了还不死么！我这个人一生不做亏心事，你要屈我的心，不行，非把他洗明白了不可！酒里头要是有毒药，说话这半天也就发作了！”艾虎一见，连连的告错说：“是我错了。是我们这个朋友说的，我心里也乱猜起来了。是了，我少时多给你几个钱吧。”王三说：“你多给我一文钱，直顶到万两，我都不不要！”随说着，又添了两屈酒。艾虎暗暗佩服这个人。就见有人过来说：“你不是有菜么？卖给我们点菜吃。”王三说：“菜可有，先不能卖呢。你看看这个乱！”那人说：“我们自己拿去。”王三说：“又不是成件的东西。”艾虎这里随即拿了些烧饼、果子，说道：“你看看，我拿了几个？”王三说：“你这个人，白给你一百个你都不吃！”就见把后头的圆笼揭开，给那人拨菜。艾虎也就瞧了瞧，原来是一盘子炒咸食，一盘子青黄豆，招了点红萝卜丁儿，勾了点团粉，就叫豆儿酱。若论寻常，白给艾虎都不吃。如今见着这个山景儿，有了酒，对着这个菜，倒是个野趣，问道：“这个菜你卖几百钱一碟？”王三一笑说：“三个钱、两个钱、一文钱的全卖。”艾虎就拨了两碟，乔宾帮着拿过去。再瞧那边人，他也买菜，你也买菜，也有打酒的。艾虎问：“三哥喝

不喝？”徐良回答：“不喝。”艾爷说：“吃烧饼不吃呢？烧饼、果子、菜这横竖是可以。”徐良说：“这还可以，我吃点。”把烧饼掰开，把豆儿酱、咸食夹在里头。拿着烧饼，转着身面向北观花，说道：“你们饮酒赏花，老西吃烧饼赏花。我总看着这花是瞧一会少一会。”艾虎说：“你又不喝酒，你疑什么心？”徐良说：“你别理我，你只当我这里闹汗呢。”艾虎说：“三位哥哥，我怎直晕哪！”胡爷说：“别是真不好吧？”乔爷嚷：“哎哟！”扑通摔倒在地。艾虎也就身立不住了。胡爷他一个三哥没叫出来，也就躺倒在地。徐良说：“我又没喝酒，这是怎么了？”也趴在地下。

老头一笑说：“老三念西真仓啊！大家拾夺。”王三收家伙，老头把口袋搭在驴上，把三位的包袱系上，也就搭在驴上。把四位的刀，他都摘下去。单把徐良的那口利刀放出来，看了一眼，复又插入鞘中，笑嘻嘻说：“好买卖！这号买卖作着了。”大众说：“怎见得？”老头说：“少时你们就知道了。两个人搭一个，搭到家里去。”老头先下了西山坡，拉着驴出了西沟口，往南，他们起的名叫桃花村，进了篱笆门，将驴拴在桃树上，说：“有请瓢把子。”少时，寨主出来，叫病判官周瑞。出来问道：“毛二哥作了好买卖吗？有点油水吗？”毛二说：“你看看这个青子吧！”周瑞把大环刀拉出来一看，寒光灼灼，冷气侵人。毛二问：“此刀何名？”回答说：“不知。”毛二一论这口刀，就是杀身之祸。

欲知后来怎样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八十回 杀故友良心丧尽 遇英雄吓落真魂

诗曰：

尤物招灾自古来，愚人迷色又贪财。
谁知丑妇闺中宝，更是齐王治国才。

这四句诗因何说起？皆因古往今来，佳人绝色，不是使人争夺，就是使人劫掠，看起来不如丑陋的好了。有句常言说的好：“丑陋夫人闺中宝，美貌佳人惹祸端。”曾记得战国时，齐无盐还有一段故事。请列公细听，在下述说一遍。

钟离春者，齐无盐邑之女，齐宣王之正后也。生得白头深目，长肚大节，印鼻结喉，肥项少发，折腰出胸，皮肤若漆。无盐一邑，莫不知有丑女之名。欲嫁于人，而媒妁恐人嗔责，不敢通言。偶有见者，皆远远避去，人相传说，莫不以为笑谈。年至四十，尚未适人。有人戏之道：“姑何不嫁耶！岂有待于富贵者耶？”钟离春道：“不嫁则已，嫁则非大富贵不可也！”其人晒其妄言，复戏之道：“大富贵人诚欲娶姑，但恐无媒耳。”钟离春道：“自为媒未为不可也。”其人又戏之道：“自为媒不几越礼乎？”钟离春道：“礼不过为众人而设，岂能拘贤者耶？”遂将自穿的短褐脱下来抖一抖，去了灰尘，重新穿在身上；又用溪水，将黑铁般的一个面孔洗得干干净净；又将几根稀稀的黄发挽着盘龙髻，竟轻折着数围宽的柳树之腰，摇摇摆摆走到齐宣王宫之前，竟要